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團 節度營中解妙旨

話說酒家走到文萃面前道：「客官可喜陳酒？若要吃新酒，小店卻無此物，只好請向別家照顧。」文萃道：「我不喜陳酒，何必又到你家！請教娘子尊姓？在此開張幾年了？」酒家道：「小婢姓儀。此店自夏朝開設至今，將近三千年了。」文萃道：「原來是個老酒店，怪不得那人以貂冠換酒，可見其酒自然不同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家共有幾種名酒？」酒家道：「我家名酒甚多。請問客人：還是要飲自古名人所造的陳酒呢？還是要飲古來各處所產的陳酒呢？」文萃道：「古人名酒固佳，但恐其人前後或居一鄉，酒味難免雷同；我要各處所產名酒。」

酒家即從櫃上檢了一塊粉牌，文萃接過，只見上面寫的盡是古來各處所產名酒，約有一百餘種。前後看了一遍道：「這酒每樣我都嘗一碗，如果可口，將來自然照顧。但今日可肯除我幾碗？」酒家搖頭道：「近來飲酒的每每吃了都怕還錢，所以小店歷來概不賒欠，客官只看剛才那位姓阮的拿著貂冠還來換酒就明白了。」文萃從身上把寶劍取道：「就把此劍權押你處。你就照著粉牌所開酒名，每樣一碗，先斟三碗解解口渴；隨後只管慢慢照樣斟來。如果醇美，把這粉牌吃完，我自重重賞你。」酒家答應，拿著寶劍去了。

文萃看那正面也有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幾見月當頭。

下面落的款是「醴泉侯偶題」。正面有閩秀黃嬌寫的匾，是「般若湯」三個大字。

各座上人人暢飲，個個歡呼。

酒家剛把三碗酒擺在面前，那股酒香直從碗內陣陣冒將出來。文萃只覺喉內倒像伸出一隻小手要來搶吃光景，那裡忍得住。只得發個狠道：「武四思！你就下了毒藥，我也顧不得了！」轉眼間三碗早已告乾，把嘴咂一咂道：「不意世間竟有如此美酒，無怪那位司馬先生連鸚鵡裘也不要了！我也明知酒是害人的，無奈這張嘴不能由我做主，只怕將來竟要把命結識他哩！話雖如此，究竟不可多飲。要緊要緊！切記切記！」自己正在囑付，酒家道：「客官可要再飲幾碗？」文萃思忖多時道：「索性放量飲幾碗，明日再戒罷。」因向酒家道：「剛才我已說過，你只照著粉牌名色斟來，何必又要來問？」酒家又擺了二碗，文萃仍舊一氣飲乾；一連幾次，登時把粉牌所開百種酒都已飲完，只覺天旋地轉。立起身來，拖著銀槍，出了酒肆，走未數步，跌在地下，竟自昏迷不醒。

文藝同眾人在外面候了多時，總不見文萃出陣，甚不放心。薛選道：「昨日我同文萃哥哥有約，待小弟前去探探。」文誦道：「我也同去。」文藝道：「你們此去務要小心。」二人點頭，將馬一縱，闖進陣內，只覺四處酒氣熏人。薛選不會飲酒，被這酒氣一熏，早已醉倒在地；文誦飲了幾杯，也就醉倒，文藝等之許久，見無消息，只得暫且收兵。

次日，武四思命兵丁將文萃送到文藝營裡，教他看看文萃身上可有傷痕，可曾服毒，這是他自己貪飲過度，以致送命。若知此陣利害，及早收兵；如再執迷不醒，少不得都同文萃一樣。那兵丁交代回去。

文家弟兄並眾公子團團圍著觀看，只見文萃面色如生，口中宿酒仍向外流，酒氣熏人。文藝因他胸前尚溫，即請醫家設法解救。挨了半日，只聽他說了一句「後悔無及」，早已氣斷身亡。文家弟兄個個頓足慟哭，口口聲聲誓要殺了武四思方消此恨。隨即草草殮殮，寄在鄰近廟內。此信傳到錢玉英耳內，聞知丈夫被害，只哭的死去活來；章氏夫人也是慟哭不已。

次日，武四思又在戰場叫人去破陣。文藝、章荏正要率領眾人出去，只見宋素、燕勇、唐小峰、洛承志道：「我四人願到陣中探探二哥並薛家哥哥消息，看他究竟是何妖術。」文藝道：「千萬小心！」四人來到陣前，也不同武四思答話，一直衝進陣中。到了裡面，被酒氣一熏，那不會飲酒的早已暈倒在地，那會吃酒的先有三分醉意，及至鬧到後來，弄的糊裡糊塗，不因不由就想吃一杯了：因此凡入陣的莫不被他醉倒。

眾公子候了一日，杳無音信。次日都在營中計議。文藝道：「才到第一關就如此失利，這卻怎好！」章荏道：「按這『西水』二字而論，無非是個『酒』字，何至如此利害？」史述道：「偏偏我們弟兄所去之人並無一人回來；如能略曉其中光景，也好設法破他。」

只見家將來報：「宰、燕二位才女要來求見。」文藝吩咐請進。宰玉蟾、燕紫瓊進來，向眾人垂淚道：「我們丈夫被武四思困在陣中，存亡未卜。特來面請諸位將軍將令，願到陣中探聽虛實，再來繳令。」文藝道：「二位嫂嫂千萬仔細！」

二人答應，出了營盤，玉蟾騎了銀鬃馬，紫瓊騎了赤兔馬，一直衝進陣中去了。

文藝同眾弟兄等候多時，忽見從空落下一個人來，眾人一看，原來是燕紫瓊。只見他滿面通紅，坐在地下，噓噓氣喘。史述忙取一杯茶放在面前；紫瓊把茶喝了兩口，精神略覺清爽。眾人問起陣中光景，紫瓊立起道：「剛才我二人闖進陣去，裡面水秀山青，無窮美景。才走幾步，一股酒香直向鼻孔鑽來；玉蟾姊姊不善飲酒，受了這股酒氣，早已醉倒。我到各處探了一遍，幸喜我們去的七人雖都醉倒，尚屬無妨。原想把玉蟾姊姊馱了回來，那知他陣中四面安設天羅地網，我費盡氣力才能逃出。小峰將軍乃閩臣姊姊胞弟，今既困在陣中，妹子且到小蓬萊求求閩臣姊姊。他如今業已成仙，不知可能見面，只好且去碰碰。」說著，將身一縱，忽然無蹤。眾公子看了，略覺放心。紫瓊來到小蓬萊，走到石碑跟前，看見唐敖所題詩句，正在嗟歎，只見有個道姑在那裡採藥。紫瓊上前合掌道：「仙姑請了！」道姑也還禮道：「女菩薩從何至此？來此有何貴幹？」紫瓊把要訪唐閩臣、顏紫綉之意說了。道姑道：「我在此多年，並未見此二人。女菩薩訪他有何話說？」紫瓊把起兵被困之話說了。

道姑道：「他這四陣，雖有西水，巴刀……各名，其實總名『自誅陣』。此時雖有幾人困在其內，他斷不敢傷害；他若傷了一人，其陣登時自破。」紫瓊道：「昨日文府五公子業已被害，為何仙姑還說這話？」道姑道：「凡在陣中被害的，那都是自己操持不定，以致如此，何能怨人？所謂『自誅陣』者，就是這個取義。」

紫瓊道：「請教仙姑可有破他之法？」道姑笑道：「我們出家人只知修行養性，那知破陣之術。據我愚見：女菩薩何不『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』呢？」紫瓊聽了，正要朝下追問，那個道姑忽然不見，知是仙家前來點化，只得望空拜謝。

回到大營，對眾人說了，都摸不著是何寓意。

文藝道：「他那座陣團團把城圍住，他們出入毫無掛礙，何以我們一經進陣就被醉倒？必定另有趨避之法。那仙姑所說『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』，定是這個緣故。必須把他兵丁捉住一個，看他身上帶著何物就明白了。」隨即派了卞璧、史述去辦此事。」紫瓊回後營去了。不多時，卞璧、史述捉住一個大漢，身上搜出一張黃紙，上寫「神禹之位」四個硃字。細拷那人，才知武四思軍中凡有從陣內出入的，胸前都放這張黃紙，才不為酒所困。文藝聽了，如獲至寶。即將大漢打入囚籠。隨即寫了數千紙條，每人胸前各放一張，點了三千精兵，每人也是一張。文藝道：「我們這三千兵須分三隊前進：第一隊，卞璧、顏崖二位哥哥領一千步兵，從正面正中進陣；第二隊，林烈哥哥同章薊兄弟領一千步兵，從正面左首進陣；第三隊，蔡崇哥哥同四弟文松領一千步兵，從正面右首進陣。過了此陣，凡到關者俱先放號炮。小弟同史述哥哥帶領五千馬兵隨後接應。進關後毋許傷害良民。章荏兄弟同諸位緊守大營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分派已畢，約有初更時候，各帶人馬，一齊衝入陣內。誰知六位公子同三千雄兵倒像下了一個酒館，個個醉倒在內。

文藝同史述等了多時，毫無響動，甚覺驚慌。連忙回營把大漢提出細細拷問，才知武四思每逢擺設此陣，手下兵將俱不准飲酒；至進陣之日，內中倘有一人在本日預先犯了酒戒，連隨去之兵無論多寡，也都困在陣內，身上雖帶靈符也不中用，並且書符、帶符之人，不獨本日不准飲酒，還要焚香叩祝，說個「戒」字，才能保得入陣不為所困。文藝命人把大漢仍舊打入囚籠，即同眾弟

兄沐浴焚香，一齊叩拜，虔誠書寫，並命各營一概不准飲酒。次日書寫完畢，復又設了香案叩頭禱告，分給眾兵，眾兵也都磕頭領受，各說「戒」字。當時分派廉亮、章衡領了一枝人馬，陽衍、章蓉領了一枝人馬，惟恐陣中正面有自己被困兵將在內，都從兩旁進陣。四位公子領命，帶了眾兵從兩旁衝進陣去。文藝、史述在後面接應，忽聽連聲號炮，慌忙領兵奔到關前，望瞭望，城上盡是自己旗號。

原來武四思因昨日才陷了文家三千人馬，正自得意，做夢也不知今日來破陣，一切並未準備。眾兵攻進城去，武四思被亂箭射死，家眷打入囚籠。城上供著一個女像，一個男像，卻是儀狄、杜康，還有幾口碗燈，被余承志擊的粉碎，這裡剛把牌位擊了，那西水陣還有未盡的妖氣，化一陣狂風也都散了。接著大隊人馬進城，陣中所困兵將俱已甦醒歸隊。宰玉蟾也回女營。惟文蒨醉在地下，被眾兵把胸前誤踹幾腳，業已無救；文氏弟兄慟哭一場，當即盛殮。關上派了章莒、章茗、章芬、章艾帶領四千兵把守。

歇兵一日，即向無火關進發。那日離關五里下寨，探子來報關前已擺無火陣，外面看不見兵馬，惟見許多雲霧圍護。次日，林烈一馬當先，前去挑戰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